

恼他香阁浓睡，撩乱有啼莺。
游丝早系鸳鸯，对坐诉衷肠。

若惜兮 著



莺老撩乱

若惜兮 著



當盡繚亂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莺声缭乱/若惜兮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5430 - 5150 - 8

I. ①莺… II. ①若…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6377 号

选题策划: 吕晶晶

著 者: 若惜兮

责任编辑: 梅 子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 门乃婷工作室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1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一见夫君误终身	1
第二章	欲攀明月不可得	14
第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27
第四章	缘字诀几番轮回	41
第五章	今夕何夕见良人	54
第六章	谁说红颜皆祸水	67
第七章	脉脉此情怎堪诉	80
第八章	都只为风月情浓	94
第九章	死生契阔与子说	110
第十章	有美人兮名之航	127
第十一章	明月不谙离别苦	141
第十二章	一生一世一双人	154
第十三章	宫闱深深深几许	172

目录

第十四章	不道春风已暗传	185
第十五章	无心惹了桃花债	197
第十六章	此事不关风与月	210
第十七章	过情关谁敢真闯	223
第十八章	天子谋来帝王赋	236
第十九章	得兄如此复何求	250
第二十章	江山代有才人出	264
第二十一章	陪君共寝到天明	278
第二十二章	爱应有千种姿态	295
第二十三章	昔日宫闱的秘密	309
第二十四章	沧海世界尽成灰	323
第二十五章	拱手河山讨卿欢	342
番外	但成比目何辞死	354

这年头，吃错饭说错话都简单，可爬错床该怎么办？

咽喉处似被锋利冰凉的东西抵住，全身酸疼，左肩好像碎掉了一样。麦小麦拧紧了秀眉，慢慢地睁开眼睛。

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一把银色的弯钩带着清冷的光辉抵住她的喉咙，而那弯钩的主人似有意般，将弯钩上下移动，若有若无地挑逗着。冰冷的罩住全身的杀意，不知道为什么，竟莫名地给麦小麦带来一丝前所未有的快感。

自脚底如电流般蹿上一阵奇异的战栗，小麦仰起脸看着面前的男子。一身大红的喜服，张扬而艳丽，不用多看也能感受到那颀长优美的身材。然而，在这男人的脸上，却戴着一张极其凶狠的面具，青面獠牙，甚是可怖。

银色的月光照亮了男子那双深邃而妩媚的眸子，原本弥漫恣意的杀气，倏然间消散。月光仿佛也跟着宁静了下来，温柔地包裹着麦小麦赤裸的身躯。

在那把弯钩终于离开自己的脖子之后，小麦咽了咽口水，忐忑不安地问：“你是哪个剧组的？这儿在拍圆月弯刀？”

男子俯下身，凑近小麦的脸，然后伸手轻轻一带，就将她拉了起来。如玉的身子在月光下划出一道诱惑的弧线，然后紧紧地被箍到一个充满男性气息的怀抱里。

小麦怔住了，这人也太入戏了吧！不过，她马上就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在拍戏，也不是任何外景场地。

因为……环顾四周连个摄像机都没有！

没有摄像机，却有一个穿着古代喜服戴着面具长发过腰的男子！

神啊，她难道如此狗血地穿越了么？

麦小麦就这么保持着欲哭无泪的状态被男人抱进了房间。王导他老婆真该去参加拳王争霸赛，居然能一下子把自己给揍得穿越了……

“你、你、你……你干什么……”

小麦崩溃地看着床边正宽衣解带的男人，十分想问出那句很不地道的话来，但最终，她还是憋住了。

大红的床幔，家具上都贴着囍字，床上还有一套散发着暧昧气息的火红嫁衣。蹿着金色火苗的龙凤烛在月光的阴影中忽明忽暗，无休无止地摇曳着，整个屋子都氤氲出迷人的柔情。

小麦略有局促地想张望些什么，无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莫名其妙躺在别人的婚床上，还是别暴露自己为好。万一老实招了自个儿是穿越的，这到手的新娘给永久性掉包了，哪个新郎也不好受啊！再者这新郎受了刺激，怒气升级怒火冲天，拿把大刀一下子把自己给“咔嚓”了——也未可知啊……

小麦越想越紧张，干脆连头都不敢动，只能勉强用两只算得上明亮的眼珠子滴溜溜地打量着这屋、这床、这人。

房子十分山寨，床也就是一般般的双人木板床，可是这人就一点也不寻常了。小麦只觉得自己是不是开放过度了，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还能肆无忌惮连眼睛都不眨地盯着一男人脱衣。

是的，从他抽下腰带开始，小麦就一直盯着他了。直到那大红的喜服褪下，露出让人口水泛滥的身材，该看的不该看的小麦是一丁点儿都没落下，全给他看光光！

“要不要我走近点让你看？”

耳畔忽然有些痒痒的，一股阳刚的男性气息扑面而来。小麦脑子一个激灵，连忙回神，猛地看到一张放大的鬼脸贴来，顿时吓得花容失色，挪着身子后移几步。待她好不容易平息下来，才发现那鬼脸之上的眸子，正好整以暇地看着自己，她立刻觉得刚才失态了。

明明盯着别人看的是自己，被吓到也是活该吧！

麦小麦自我精神胜利了一下，摸摸心口，心有戚戚地赔笑道：“那、那个……你能不能……咳咳……把那个面具……摘了？”

男人微微偏了一下头，墨色长发随着月光倾洒下来，隐隐辉映着清冷的月华。

他侧身上床，姿态慵懒地靠坐在麦小麦的肩头，磁性而略低的嗓音带着不可抵挡的诱惑，“我累了，你代劳吧。”

小麦愣了一下，下意识地迎住男人含笑的眼眸。

他似乎在邀请我……小麦咬了咬唇，半支起身子，圆润的肩头擦过男子精壮的胸膛，就那么一瞬间，一股奇妙的热流忽然奔涌在小麦的全身。

她咬了咬唇，努力克制着全身不可理喻的战栗，伸手去摘男子的面具。男子依旧是随意的姿态，只是在麦小麦没有察觉的时候，悄悄侧过了身，以膝盖微微抵着小麦修长白润的双腿。

当然，咱们理论丰富实践全无的麦小麦同学，暂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的危险性，依旧好奇心十足地去摘那面具。然而，那扣住面具的牛筋似乎铆足了劲儿就要跟她作对到底！

小麦悲愤了，凭什么连根皮筋都敢欺负自己？！一翻身，小麦双手齐上，一下子就掀开了面具……

“摘……”小麦刚绽开的笑容忽然凝在唇角，一双眼睛顿失华彩，犹如被吸了魂一般，握着面具痴怔良久。

如果天底下真有被月光耀伤了眼睛的人，她麦小麦算第一个……

就在她摘掉男子面具的那一刹那，屋内原本氤氲的月光仿佛突然间明亮起来，照在男子那精致绝美的脸上，熠熠生辉。

“怎么了？”暖暖地、浅浅地、似有似无地在小麦耳边呵口气，男子不知何时已然将小麦揽入怀里。

半伏在他的胸口，听着那沉稳有力的心跳，小麦只觉得脸烘热得难受。指尖明明触摸的是清凉细腻的肌肤，却灼热得让她不由自主地战栗，反射般想收回手的时候，却理所当然地被抓住，按了回去，恰是心口……

小麦慌乱地抬眸，迎上一抹邪柔的浅笑，刹那间，黑夜白昼流光飞虹……

“娘子。”淡粉色的薄唇方才吐出这个惊到小麦的词，下一刻，已然印在了小麦的额角，半是缱绻半是珍怜，诉不尽的柔情万种。

“我……”本来打算好好装新娘的小麦，忽然被这番柔情吓得打起了退堂鼓。告诉他实情？不告诉他实情？

这个问题其实没必要思考，因为下一步，男子轻轻翻身，将小麦压在了身下。

待小麦发现时，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湿润的绵吻落在她的眼睑上、红唇上、锁骨上……小麦只觉得全身以一种不可控制的速度瘫软下来，双腿则不由自主地夹紧了那劲瘦的腰身。

她不是没想过反抗，但闭上眼睛忽然想起王导那肥硕的脑袋和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眼睛以及那一大把乱糟糟的象征艺术的胡子，如果今夜注定要献身，那可以献给眼前的人，无疑是二十多年来上天对她的唯一厚爱。

推开他，她做不到……她也不想……

一滴不知所措的泪顺着小麦安静的眼角流下后，她忽然觉得心境澄明。

“娘子……”耳畔低柔的呼唤让小麦已经十分敏感的身子立刻颤了一下。

小麦想应他，却怎么也发不出音来，只好乖顺地把身子嵌到他的怀里，目光触及他那漂亮到无可描述的锁骨，下意识地上去就是一口……

“啊……”男子吃痛地轻吟一声，立刻化身邪佞的魔王，将小麦一把拽下，含住那咬痛他锁骨的罪魁祸首，挑开整齐的贝齿，攻城略地。

小麦闭上眼睛，环住男子的脖子，努力而投入地品尝着这一个保留了二十多年的初吻。她随着男子的动作一起沉沦，如同下一秒就会万劫不复一般。

不算很结实的木板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将寂夜中的丝丝呻吟和喘息衬托得无比暧昧。

“燕语。”

就在小麦以为一切都应该进行到最关键的那一步时，男子忽然停下，笑着坐了起来，俯身看着她。

燕语？是原本这个女子的名字么？

小麦不好意思对上男子灼热的目光，只好垂下眼帘点了点头。

“真的是燕语？”忽然很平静的语调，听不出任何情绪。

小麦心里一惊，敏感的身子此刻渴望着滋润，大脑也不是那么好使了，只好胡乱地回答：“是我……”

冰冷的笑容，静静绽放在男子精致的唇边，他玩味地以指腹抹了抹唇，起身下床，随手拿起衣服优雅地披上，“早就发现你不是莺歌。怎么，放着你好好的燕妃不做，愿意来给在下为奴为婢？”

小麦的思维已经完全给刚才的激情冲乱，此刻也找不出只言片语来掩饰自己，只好默不作声。

男子笑着托起小麦的下巴，“莺歌是干净的，绝不会如此热情。”

方才柔得要滴出水的星眸，此刻阴鸷冰冷，原本温柔的唇，在那丝轻蔑的笑容中，格外绝情。

干净……小麦笑了，别的她听不懂，但这个词完全不可以被用来侮辱她。小麦勇敢而自信地对上男子的眼眸，无比纯情又无比妩媚地笑了，“不试试，你怎

么知道不干净呢？”

男子微微一愣，小麦已经借助不知哪来的力气，坐了起来环住男子的腰，将脸贴在他的肌肤上，“我不是你说的那两个人，但……绝对是干净的……”

“你是谁？”男子的语调终于再次柔和下来。

“我姓麦，叫小麦。”小麦紧紧地环住他劲瘦的腰身。

男子一个旋身，和小麦一起滚到床上，先前披上的衣服裹在两人的身上，半遮半掩，风情无限。

“凤熙辰，幸会幸会。”邪气得有些霸道的笑容，轻而易举地就将小麦的心俘获了。

“你……你刚才才是故意的？”小麦刚问出口，就被温柔的吻封住了。

“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

凤熙辰的笑就是最佳的催化剂，小麦只觉得刚刚退却的热情又涌了上来，而且更加凶猛。当了二十多年的玉女，今夜一穿越就成了欲女，麦小麦心里感叹一声，也算圆满了。

“凤熙辰，你给我听好了，要是敢动莺歌一根汗毛，我就一把火烧了你这山寨——”

门外忽然传来嚣张的叫喊声，伴随有杂乱的脚步还有火把噼里啪啦燃烧的声音。

床上正缠绵无限欲共赴巫山云雨的两人顿时都停了下来。小麦此刻反应极快，立刻缩在凤熙辰怀里。

凤熙辰的俊脸上浮出一丝意兴阑珊，习惯性地勾勾薄唇，温柔地拿过被子替小麦裹上，“谁让我娶的这位新娘魅力太大？”

小麦闻言缩了缩脖子，把头靠在凤熙辰的肩膀上，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得装成她？”

凤熙辰眯起眼睛，安抚地拍了拍小麦的背，懒洋洋地高声道：“二皇子殿下，抢亲您也早点啊，这良辰美景的，大半夜都过去了，凤某若真是什么都没动……岂不是对不起娘子的美貌？”

小麦“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又立刻捂住唇，只拿眼睛偷偷地瞄着凤熙辰俊美的侧脸。凤熙辰略略挑眉，扭头便在小麦眼角偷得一吻。

被凤熙辰这句话逗笑了的，可不止小麦一个，屋外几乎人人都垂着头偷笑了，只除了救爱心切的二皇子——钟以恒。他听到这句话，别说笑了……简直想哭！

“鸢歌……鸢歌绝不会让你得逞的……”几乎是从齿缝中硬挤出来的话，肺腑之痛饶是逞强也无法遮掩。

凤熙辰霍然起身，披起大衣，长身一掠，已在门前。

钟以恒正忐忑不安，见到凤熙辰出来，立刻上前几步。然而火光之下，凤熙辰半裸的胸膛上，吻痕星星点点，每一个都向钟以恒炫耀着当时的恩爱。

“让开！”钟以恒咬了咬牙，忽然将手里的火把扔给身后的侍卫，抬步就要闯进屋来。

“且慢，”凤熙辰慵懒地靠在门边，“二皇子殿下，草民奉旨娶亲，如果殿下您是奉旨抢亲的，那自然请便……但如若不是……”

钟以恒冷笑一声，“本宫要做什么，还用得着和你废话？”说话间，已然杀招尽显，直攻凤熙辰要害。

凤熙辰一边漫不经心地化解钟以恒的攻势，一边不忘刺激这可怜的失恋者，“在今夜以前，我和你一样，坚信鸢歌只不过是圣旨所迫，此番出嫁绝非她的本意……”

“本来就不是！”钟以恒剑眉一凛，一跃而起自腰间抽出长软剑，衣袂飘飘。

凤熙辰目光阴冷，但笑意尤暖，面对钟以恒这来势汹汹的一剑，他反而只是懒散地靠在门上，不做任何反应，自顾自地说：“可惜啊，二皇子明明答应会救她于水火，谁知最后还是自毁承诺。她空等了你十数日，你也未曾出现，实在不能不叫她寒心。反倒是凤某，整日嘘寒问暖，侍候左右，终于博红颜一笑，得以亲近芳泽。”

已经指在凤熙辰鼻尖的剑，倏然间就软了下来，钟以恒逼视着凤熙辰波澜不兴的双眸，最终一言不发，闭上眼睛恨恨地收回手中的软剑。

“主子。”贴身侍卫上前一步，毕恭毕敬。

“都退下吧。把隐黎山寨所有人都押下去，好生看管。”钟以恒暗自调息，这才平息了方才汹涌的怒气。

凤熙辰懒懒地扫了一眼乱糟糟的人群，其中一人微微地向他点了点头，他便浅笑着垂下眼帘，兀自抱胸倚门而立。

钟以恒回眸看了一眼，确定人群已经走远，这才上前几步，一扫刚才的轻浮莽撞之气，郑重地低声道：“凤寨主，你要的东西，在下已经带来了。”

凤熙辰敛了神色，云淡风轻若无其事地看了看左右，“血龙我不要了，鸢歌不能让你带走，之前谈的那笔生意……”

“凤、熙、辰！”钟以恒逼近一步，略扬声调，竟有几分不怒而威，但随即又

瞑目遐思片刻，淡笑，“凤寨主从来都是个爱江山不爱美人的主，怎么，今儿转性了？”

“是啊……”凤熙辰伸手拍了拍钟以恒的肩膀，抬眸对上他锐利的眼神，轻松笑言：“自古温柔乡皆是英雄冢，如今有我做冤大头替你躺进去，有何不好？”

“是吗？”钟以恒抿唇而笑，侧身负手而立，“什么温柔乡，什么英雄冢，本宫听不懂。但本宫只知道一件事，”他回过头，似有意无意般，看向屋内去，“若是没有这条血龙给你续命，恐怕你凤寨主撑不过今夜的良辰美景！”

闻得此言，小麦猛地一惊，一下子没注意，竟然差点摔了出来。原来她早已躲在门后窃听多时。

“莺歌……”钟以恒一看麦小麦，顿时顾不上凤熙辰了，径自绕过凤熙辰，握住小麦双手，方才犀利敏锐的双眸，也恢复了柔情似水。

小麦本来还迷迷糊糊的，被那句“恐怕你凤寨主撑不过今夜的良辰美景”搞得有点神情恍惚，不过就在钟以恒掌心的温度传到她手上后，她忽然就像被谁点化了一般，一边凄然自怜一边抽回双手，抽噎道：“你倒是还知道来救我……”

语未尽泪已流，可谓楚楚可怜梨花带雨，如玉的身子松松包裹在大红的嫁衣里，一头青丝披散开来，实在是我见犹怜。

“莺歌，你听我说，我不是故意耽搁的。”钟以恒急了，忙帮小麦裹好衣服，生怕夜里风凉感染了风寒，“这十几天来，你被押往此地，我也在四处奔波，动用无数财力物力就为了找到‘血龙’来交换你。”

“血龙？”小麦听到关键字，立刻双眼放光，马上蛮不讲理地质问，“你胡说！血龙根本就是个传说；世界上没这东西的，你根本就没有找到这样东西来交换我！不然……”她一手指向凤熙辰，“不然他这种人，怎么会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呢？”

凤熙辰微微一愣，继而垂眸笑了，不置可否，只安心看这场好戏。

可怜钟以恒是背对着凤熙辰的，没能看见凤熙辰的表情变化，只是傻兮兮地执住小麦的手，苍天可鉴地表白道：“莺歌，你知道恒哥哥绝对不是这种人，我答应过的事，几时没有做到过？”

小麦嘟着嘴，犹犹豫豫地扭身，泫然欲泣，“若真是什么都做到了……我、我又怎么会在这里？”

“莺妹！”钟以恒急了，忽然放开小麦的手，自怀中掏出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锦盒来，“你看，这就是血龙，传说可以使人起死回生延年续命百毒不侵的血龙！”

“啊……”小麦惊喜地看着那锦盒，确实见一条通体血红的好像蛇一类的东西躺在其中，只是好像比蛇多出了一对翅膀，头上也有两只角，像鹿一样。

“莺妹，你信了么？”钟以恒咬了咬唇，看向小麦，剑眉紧蹙，其心可昭日月。

小麦垂下眼睑，轻轻点了点头。

钟以恒这才放下心来，宠溺地笑了，转身走到凤熙辰身边，将锦盒放在他手里，“各取所需，不是很好么？”

凤熙辰淡然一笑，淡淡看了一眼盒子里的血龙，又漫不经心地将盒子推了回去，然后拢了拢衣服，优雅地打了个呵欠，走过来搂住小麦，柔声叮咛：“娘子此刻不宜下床的……”

小麦受宠若惊，但一想到凤熙辰若没有血龙，会有生命危险，又十分不安。她回头想去看那锦盒，未曾料及却对上钟以恒一双受伤的眼眸。

一个白衣胜雪本来无比尊贵的人，此刻孤零零地站在门口，无力地抓着一只锦盒，眼神柔弱而无助。他不再多说一个字，只是静静地与小麦对视着，而那抓住锦盒的手上，已然青筋毕露，俊眸中隐约有星星亮光。

就在小麦快要心软起来，演不下去这场戏，想要脱口而出承认自己不是莺歌的时候，凤熙辰已经先她一步开口了：“二皇子殿下，其实凤某本来可以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的。”

钟以恒痛失挚爱，根本已经无暇顾及凤熙辰说什么，只是淡然敷衍，“血龙？你要？尽管拿去，你要什么……都尽管拿去……”

凤熙辰轻叹一声摇了摇头，抚了抚小麦的背，看向钟以恒，“难道堂堂一个文韬武略的二皇子，失去一个女人，就成了行尸走肉？”

钟以恒痛极反笑，失意的样子让小麦也不禁看得心痛。

“二皇子，我其实……”小麦有些懊悔刚才演戏来骗钟以恒的血龙。

“她其实都是为你好，”凤熙辰温柔地截断小麦的话，并以手扣住小麦的腰，“违背圣旨是欺君大罪，难道二皇子真想隐姓埋名从此陪她浪迹天涯？哦，应该说是亡命天涯才对……”

钟以恒半信半疑地凝视着小麦，“莺妹这么做，真的是为了我？”

小麦只觉腰间力道加重，只好咽下真话，违心地点头，“当、当然。”

钟以恒扬起下巴，紧抿双唇，半晌才道：“那你我……”

“二皇子，莺歌已经是残花败柳之身，就请二皇子莫要再多留恋，还是趁皇上没有察觉，速速回京去吧！”小麦竟踉跄一步上前，半跪在钟以恒的面前。

凤熙辰则赶紧托住了她，轻责道：“地上很凉，怎么能随便就跪下？”

见小麦这一跪，钟以恒简直是肝肠寸断万念俱灰。他闭上眼睛摆摆手，继而又不甘心地追问：“莺妹，你我从小青梅竹马，这么多年的感情，比不上他这几天？”

小麦看了看凤熙辰，垂下眼帘，半真半假地说：“是。莺歌一见夫君，便觉得这么多年来，真是白活了。即便只有福气侍候一夜，也算是死而无憾……”又想起先前说凤熙辰没有血龙续命就活不过今晚的事，叹息道：“此后，夫君去哪儿，莺歌便去哪儿，上穷碧落下黄泉，我……奉陪到底了！”

“此后，夫君去哪儿，小麦便去哪儿，上穷碧落下黄泉，为妻奉陪到底了！”

小麦深深地望着凤熙辰，又将此话在心中默念一遍。只不过把“莺歌”二字，换成了自己的名字，顿时一番戏言便成了暗自生死相许的承诺。

心细似针的凤熙辰，又怎么会没注意到小麦异样的目光，那抹根本无法掩饰的爱慕，在小麦明亮水灵的眼眸中，脉脉盈盈。

自然，这一幕，同样也落在钟以恒眼里。如斯深情的眼神，他并不陌生，可谓历历在目，烙在心底，可转眼已付诸他人。钟以恒落寞地转过身，自嘲地笑笑道：“凤熙辰，这是你选的，不怨我。”

说话间，只见他猛地将那水晶锦盒抛向半空中。

“住手！”一声厉喝，飞出一个身披袈裟的和尚，伸手去夺那锦盒。

眼看武侠片里的场景现实上演，小麦紧紧地抓住凤熙辰的手。

“别怕。”凤熙辰温柔地笑了，好似完全不关心眼前这场已然爆发的恶斗，“听我说……”

小麦一边仔细听着，一边尽量不表现出惊讶的神色，待凤熙辰说完，她忍不住嘟起嘴，耷下眉毛，“我不要你死。”

凤熙辰笑着揉了揉她的发丝，“二皇子会好好照顾你的。一旦我出了事，你就按我刚才说的做。”

这边相拥而立，那边刀光剑影，可谓屋内屋外，天上人间啊。

钟以恒这次出手，已经完全不是先前的样子，多年征战沙场的经验，将他的招式磨砺得无比狠辣，看似毫无章法，其实招招致命。那老和尚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内力充沛，挥洒自如。

然而，这场争斗，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钟以恒赢！

因为他的目的，不过是毁了那锦盒，毁了血龙，毁了凤熙辰续命的希望！而老和尚却是为了抢到那条血龙，一毁一夺之间，胜负已分。

“他会毁了血龙的！”可怜在某些时刻总是容易反射弧过长的小麦同学，在钟以恒施展绝世轻功，翩翩飞舞地绕得老和尚眼花缭乱，最终夺得锦盒笑傲众人时，这才恍然大悟。

钟以恒显然也听到了这句话，他立在高处，背对月光，暗夜之中，无从分辨他的神情，只听到那干净而低沉的声音幽幽地说：“莺妹，就让你恒哥哥无耻一次吧，只要你跟我走，我就把血龙给凤熙辰。否则，我马上毁掉它！”

小麦心头一震，傻子都能听出来钟以恒言语中那份决绝的味道。请求的话几乎已到嘴边，却硬生生地被凤熙辰的目光给逼退了。

“莺妹……”钟以恒心如刀割。

“辰儿！”老和尚一下子冲了过来，痛心疾首地逼问，“你不要命了吗？！”

凤熙辰微微低下头行了个礼，“师父，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如果自己的娘子都保护不了，就算留着这条命又有何用？”

老和尚拧起浓眉，严厉的目光直直射向凤熙辰怀里的小麦，面色稍缓，慈爱地说：“好吧，为师就不勉强你了，莺歌，好生侍候公子。”

乍听“公子”这称呼，小麦不是很习惯，好在腰间有力道不着痕迹地揉捏提醒了下，忙乖巧地答允：“是，师父。”

钟以恒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至于血龙销毁与否，则不得而知。

送走了普贤大师，凤熙辰关上门，扶着小麦回到床边。

“你怎么了？”小麦刚转身，便看到凤熙辰轻轻扶额，步子也有些踉跄。

凤熙辰放下手，淡淡一笑，“没事，可能刚才受了些凉。”

“……”小麦刚想说点什么，就被凤熙辰抢断，邪魅一笑，侧身上床，“都说好事多磨，既然磨过了，我们也应该成了这桩好事吧！”

小麦心里担心得不得了，哪里还有什么翻云覆雨的心思，攀着凤熙辰的肩央求道：“我们去把血龙拿回来吧。”

凤熙辰直勾勾地看着小麦的眼睛，仿佛要将她深深铭刻在脑海中一般。看到小麦紧张得肩头都在颤抖，他不由地笑了起来，“血龙是镇国之宝，我要他拿血龙交换沈莺歌本来就是想逼他知难而退，没想到这个感情用事的男人还真的找来了。我若真的用了这条血龙，只怕贤妃二皇子一脉全部会受到牵连。”

小麦出生在普通人家，再加上学校的教育已经完全忽视了社会责任感这部分，

所以听到凤熙辰如此说，纵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但还是有些妇人之仁，“不管怎么说，那些都可以另外想办法营救啊，可你的命……如果……”

凤熙辰浅笑着凝视小麦着急的样子，半丝玩味浮在唇边：“我与你好像不熟吧。”

“啊？”小麦正在绞尽脑汁全力以赴想说服凤熙辰，忽然听到这句话，犹如当头棒喝，一下子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心里也凉了半截。

讷讷地收回攀在凤熙辰肩膀上的手，回过脸去避开他诱人的目光，垂下头，半晌才应上一句，“哦。”

凤熙辰在她的背后笑了，犹如寒冷刺骨的冬天吹来的春风，绝美的容颜上，笑意温柔，明眸含情。他伸手将小麦带入怀中，下巴轻轻摩挲着她的额头，执起她的手小心搓揉着，柔声问：“当真了？”

小麦委屈地靠在他怀中，鼻尖有点莫名地发酸，生怕哽咽的声音暴露了自己，只好一字不答。

“麦……小……麦……”凤熙辰认真地念了一遍，笑着看向小麦疑惑的眼睛，“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小麦吐了吐舌头，“这么笨的问题你也问，我怎么会不记得自己相公叫什么？”

“叫什么？”凤熙辰紧紧地盯着小麦的眸子。

“叫……叫……”小麦好似被那双黑亮诱人的眸子深深吸住了般，唇瓣蠕动几次，却始终无法说出那个名字——那个仅仅听过一次，却早已注定一辈子无法忘却的名字。

凤熙辰绝美的笑容，在小麦眼前，渐渐淡去……淡去……

长长的睫毛微微颤了颤，凤熙辰在小麦彷徨的呓语中，渐渐合上眼眸。他将小麦放平在床上，指尖似有似无地摩挲着那娇美面庞的柔腻轮廓，眉宇间隐隐笼上一抹忧郁。

过了好一会儿，当凤熙辰已经几乎能在心中勾勒出小麦模样的时候，古老的木板门上响起几下急促的敲门声。

有人隔着门板轻声问：“少主？”

凤熙辰倏地睁开眼睛，偏头看向门板的方向，屏住了呼吸。他快速俯身倾听了一下小麦的心跳，以确保她真的被自己催眠了，尔后重重地深呼吸一口，自枕下拿出一张绝美的人皮面具，覆在脸上。

刹那间，他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切就拜托师父了。”凤熙辰缓缓打开房门，恭敬地对智圆大师点头行礼后，头也不回地走入茫茫夜色。

智圆大师目送着凤熙辰离开，直到再也看不见那一抹绝艳的身影，这才放心地领着几名黑衣人走进屋里。

“少主竟会为一个女人穿衣？”智圆大师略有惊诧地看着床上衣冠齐整的小麦。凤熙辰断然不会把计划透露给她，是以定然将她催眠后，才替她穿的衣服。

“还真是宝贝得紧呢。”一名黑衣人淡笑着走上前，玩味地看了看小麦后，回头征求智圆大师的意见，“真的把新娘子送到燕妃那帮人手上的话……熙辰君一定会……”

智圆大师用眼神制止了少年的话。他高深莫测地捻了捻佛珠，唇边的胡须颤了颤，慢慢开口道：“既然是劫，就须应劫。何况只有将她送到燕妃的手上，才能让她顺理成章地被二皇子救走。”

黑衣少年吁出一口气，点点头，矮下身，将小麦往肩上一扛，跃出屋子，以肉眼无法看清的速度飞奔向远方。

叫什么，到底叫什么，他叫什么？

小麦呿语着，不安地辗转着，根本没有意识到眼前是多么危险的情况。

“贱人，泼醒她。”鲜艳的红唇不耐烦地吐出这几个字。尖锐的音调，暗藏杀机。

两个侍女便立刻走出，抬起一个大桶，毫不留情地将一盆冷水对着小麦劈头盖脸地浇了下来。

小麦的梦魇一下子被这盆冷水浇醒，全身打了个激灵，甩了甩脸上的水，手似乎被禁锢住了，动弹不得。她慢慢抬起头来，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可算醒了。”蒙着黑纱的女子阴冷地笑了。

小麦明白自己被人劫持了，双手双脚都被镣铐锁住，而且居然连件蔽体的衣服都没有！她明明记得自己应该是躺在一张床上啊，还有……还有一个温暖宽厚的怀抱，怎么会在这个囚牢一样的地方？

“木樨，这丫头不会说话，去教教她。”黑纱女子娇笑了起来，银铃般好听的声音，与她一身黑纱的打扮极不相称。

“是。”站在她身边的侍女走到小麦面前，捏着小麦的下巴，逼她抬起脸，然后扬起手，噼里啪啦左右来回四个耳光，打得无比随意、无比自如，就好像那侍